

〔日〕 渡边淳一 著 王发辉 肖干 译



我的女神们

重新认识女人

〔日〕渡边淳一 著 王发辉 肖干 译

我的女神们

重新认识女人

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女神们——重新认识女人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王发辉 肖 千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梁玉泉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00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650 册

ISBN 7-80570-425-2/B·3

定价 2.65 元

目 录

第一章

3 个本能	(1)
去看阿兰·德隆	(3)
女人可以被塑造吗	(6)
菜的味道下降之日	(13)
这才是我的肉、我的命	(15)
可怕的故事	(19)
“整餐”的重要性	(22)
女士优先	(25)

第二章

歇斯底里考	(30)
如果能重新托生的话	(37)
喜欢唱的歌	(41)
艺术的魔力	(44)
自作自受	(47)
分手美学	(51)
参加婚礼的忧郁	(55)

第三章

雪与巧克力	(59)
-------------	------

断念的才能	(64)
适应能力	(67)
奇迹般的恢复力	(73)

第四章

有关疼痛的实验	(93)
“耐性”的差别	(103)
关于羞耻心	(107)
老太太和老爷子	(112)
平均寿命	(117)
“老婆大5岁论”	(128)

第五章

激素与长寿	(132)
闲置性萎缩	(136)
恋爱是良药	(141)
思想与体型	(146)
女性的武器	(150)
施害者与受害者	(164)

第 一 章

3 个本能

前些天，曾读过一本书，在关于人类第一本能这一项中，提到了食欲和性欲。

这里所谓的第一本能，是指人类各种欲望中最强烈、最基本且根植于生理机能的欲望。

作为紧接于第一本能之后的第二本能，该书列举了父爱、友情等等。

归根结底，该书认为与食欲和性欲相比，父爱和友情是较低一层次的内容，是一种既与生理有关又掺杂了理性内容的稍微弱的欲望。

但是，在该书规定的第一本能的项目中，还为女性增添了一项独具的内容——母爱，简言之，就是女性比男性多一种第一本能。

“我有更多的第一本能。”说这种话的人也许会有，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第一本能，是指学者们把各种人置于极限状态下，排除各种其

他欲望，而总结出的最后生存下来的欲望。它与我们现在这样在食欲、性欲都能满足的情况下所考虑的内容是不同的。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母爱，在那本书中，母爱就像食欲与性欲一样，是一种极为强烈的生理欲望。这种说法，细想起来，是颇令人吃惊的。

何以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按这个理论推演下去，女性爱孩子，就像我们饥则思食，性冲动时需要异性一样，母爱岂不成了无需特别加以宣扬的极为平常的本能了吗？

果真如此的话，以前某报上题为《勇敢的母亲》的报道，就于理不通了。

同样，我们经常为战后困难时期母亲独立抚养孩子的事迹所感动。然而，假若母爱是第一本能的话，我们也就根本没有必要感动了。

类如这样的事情若足以成为美谈，那么忍着饥饿在丛林中流荡觅食十余天的人，或者因为渴望异性而企图越狱的囚徒，不也就可以加以表彰了吗！

究竟母爱是否像那位学者说的是第一本能呢？这一点作为门外汉的我，实在并不了然。若是从那本书所列举的种种情形来看，它确实像是人类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

然而，如果一位有孩子的女性，爱上了一位男子，而对方又讨厌她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是要孩子呢？还是要男人？因为两个都是第一本能，就很难下决心了。最近，我感觉把性欲看

作第一本能，把母爱视为第二本能的人多了起来，那么，说不定有必要对上述观点进行重新研究。

去看阿兰·德隆

前几天，我有机会与一位以前相识的女性谈论阿兰·德隆主演的《个人生活》，估计诸位也有人看过，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情节概要：阿兰·德隆扮演一位位居联合内阁大臣要职的少壮派政治家，由于忙于工作，让他的情人总是焦急等待。那位因常常等待而焦躁不安的女人一次对他说：“若你今晚12点前不来，我就去死。”可是当天晚上，他因在爱丽舍宫会见记者等公务而未能按时前往，待其赶到公寓时，他的情人已经服安眠药死去了。

当然，除此之外，她的死也与大臣的妻子因精神病而住院以及大臣与一位在幕后操纵政界的老女人有暧昧关系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大臣过分地忙于公务而那个女人对此不能容忍还是最根本的原因。

直率地讲，看到这些，我不免一面有些失望，一面又有轻松之感。感到失望的理由是：对那个说了“若你今晚12点前不来，我将去死”，后来果真自杀了的女性的心情，即便我能理解，也不免觉得她过于歇斯底里，因此无法产生共鸣。从我们这些男人的角度看，她不为这样的事情去死也是可以的，

因此总觉得她有点儿过于任性，而对其因爱得过深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反倒忽略了。

说到轻松的一面，当然纯属个人的见解。我切实感到，现代的恋爱是更困难了。当今男女之间的道德禁忌急速消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对方原谅，在这种潮流中，彼此之间没有了危机感，随之俱来描写戏剧性的恋爱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认为像江户时代及战前那样对恋爱制约很紧的时代，就容易描写出具有紧张感的剧目来，但其难点，好像在这部电影中也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当然，这些是小说家的事情，与诸位读者没有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同我一起看电影的那位女友却有与我完全不同的观感。当我批评那个女人的自杀太过分了，不能面对现实的时候，她却说，“真太棒了，还是阿兰·德隆好呀！”显得心荡神驰不能自己。当然她也说了“男人完全不理解女人等待的心情哟”之类的话，但这不过是些点缀罢了。总之，她给我的印象是，与其说是在评论电影的成功与否，不如说只要阿兰·德隆好，她就心满意足了。

这使我不禁发出叹息，并深感女人的不可救药。第二天晚上，我一点儿稿子也没有写，一直在看电视里播出的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第七年的轻浮》。当看到她在地铁里用手按下突然被刮起的裙子的场面时，我自己也不禁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歉疚感：

“我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傲的。”

但在此之前，看了一本多少具有知识性的周刊杂志，文中看到“妇女的爱物”一词。体会前后文，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它似乎指的是家庭题材的剧目。

的确，近来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异乎寻常的好心人形象，毫无真实性可言，却是妇女们所喜爱的剧目。

但我想，既然有“妇女的爱物”一词，那么也应该有“男人的爱物”的提法，看了一下报纸的电视栏，果真有而且格外地多。

比如说，最近的电视节目，如《光荣的袭击王》啦、《荒鹭之翼》等的战争电影，轮番的拳击比赛、《夜晚的女相扑》，以及夏日的巨人棒球比赛和竞选时的选票揭晓速报等，这些在女性们看来，也应是“男人喜好的剧目”吧！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男人认为女性爱看家庭题材的剧目是低级趣味一样，女性对我们喜看战争和色情剧目也同样认为是趣味低下。

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在这个世界上，男人们掌握着主导权，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往往以男人的感受为标准来确定善、恶。男人们认为好的东西，似乎就一定是好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决定。然而表面唯唯诺诺的女人们，却还是保持她们的自我，依旧用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待问题。

简单地说，女人们对男人何以要那么聚精会神地看竞选揭晓速报等节目就完全不能理解。

“女人这样不好，多少也应该对政治关心一

些。”即便男人用这般教训的语气批评，女人们也会反驳说：“看那些东西，鱼和蔬菜的价格能下降吗？你的工资能提高吗。”令你无言以答。她们说：“即便今晚不硬着头皮看，明天看报纸不是也一样吗！”想来也确实有理，与其为他人的当选落选操心，还不如倒头大睡的好。男人的作法看上去好像是关心政治，其实也许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好斗本能罢了。

总之，男人们只知头脑发热地谈论天下国家的事情，不考虑现实，无视生活家计。而终日为理家操心的女性们，对于诸如竞选揭晓速报啦、政治座谈会啦等等，说不定压根儿就没有傻乎乎地听下去的兴趣。

女人的语言表达比较婉转，难得用“男人们的爱物”这类词汇，但是她们心里说不定却常在讥笑：“那样的东西，可真滑稽可笑。”

女人可以被塑造吗

“女人本来不是女人，是被塑造成女人的。”讲这句话的人，我记得是萨尔特尔的夫人鲍鲍瓦尔女士，以前的评论家榭榭惠子女士也曾经说过类似有趣味的話。

她认为：女人，是因周围人不断要求“要有女人的样子”，而被强制性地变成女人的。如果对她们不予要求，她们也会像男人一样自由而心胸开阔地

成长。

究竟是否如此呢？对她的这种意见我稍有异议。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些女孩子，她们去玩具店，肯定是执著地围在玩具娃娃或布人旁边，对那些玩具汽车啦、玩具手枪等她们认为杀风景的东西却全无兴趣。而且她们话多、早熟，2~3岁已知道穿漂亮的衣服。

还在很小的时候，谁也没有对她们讲：“要有个女人的样子。”就已然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我很想向鲍鲍瓦尔女士请教一下。这种男女间在嗜好、感受方面的差异，到青春期就变得更强烈，一旦长大成人，男女便形成水火不容的完全相反的特性了。

例如，将25岁左右的男女作一下比较，那个年龄的男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女性则重视结婚；男性读男性周刊杂志，女性看女性周刊杂志；男性喜欢战争影片，女性爱看恋爱电影；女性埋头崇拜阿兰·德隆，男性极力赞赏玛丽莲·梦露。总之，对于世间万事万物，男女之间的差别都分得很清楚。当然，最近一段时间，男女特征不很分明的人好像逐渐多了一些。但是这仍然仅属例外。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这种差异，果真是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应该有个女人样子”的教育的结果吗？不容否认，就动物而言，反复命令它做同一件事情，它确实会逐渐形成习惯。但是，我不认为近来的年轻女性能够接受这种要她们“有女人样子”的要

求。

两性间的上述差异，我们只能认为在根本上是由男女生理上的不同造成的。然而，这会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的评论家盖特女士等人的批评：“男女之间有什么差别？不就是那个地方的构造稍有不同吗！”

不过，“那个地方”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在身体内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卵巢与睾丸，女性荷尔蒙主导体和男性荷尔蒙主导体等完全不同的构造。如果把男女之间的差别，简单地归结为有没有那个东西，也是不确切的。

坦率地讲，我认为男人与女人完全不同，外观生理自不必说，就是兴趣、嗜好以至感受也都有天渊之别，排除掉个人性格和生活经历的因素不论，也还有难以消除的极大的差别。

说实话，把男人与女人这二者归入人类这一范畴之内，是生物学者懒惰的结果。至少应该划分到男人类和女人类的程度。对于生物学，我是个外行，分不清楚，但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这就是在分类方面他们过于注重从形态和发生学的角度来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摆脱这种观点，重新按性向和行为形态来加以分类。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从过去的动物实验看，雌性豹、鼯鼠、兔的行为很类似于人类女性的行为，同样，雄性狗和兔的行为，又与人类男性特别接近。

这当然不是指脸形和体态。从外观看，谁都会明白它们与人不是同类，可是在行动的形态上却又非常相象。

比如说：我曾用石膏绷带来缠兔子的腿。雄兔的腿被缠住后，会突然发怒，左右摇摆脑袋，用牙去咬石膏绷带，竭尽全力地为从绑缚中挣脱而拼命。在整个被绑期间，它根本无意进食，只是一味地啃咬。雌兔虽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左右咬绷带，可过了不久，当它明白毫无用处之后，就轻易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开始找食儿吃，然后就一直卧着，再也不去做那徒劳无益的事情。

其结果，首先变得虚弱以至最终死亡的，不言而喻是雄兔。雄性愚蠢的脆弱性和雌性特有的“厚颜无耻”，我觉得与人类很相似。

前几天，我将这些想法告诉了五代利矢子女士，她非常有同感，她告诉我：她们家养的母猫，怀孕生了小猫以后，便突然撒赖似地瘫卧在地上，她觉得那“厚颜无耻”的样子特别像女人。

那时，我乘兴对她说，鼯鼠在发情期时，是雄性追雌性，那种做法很像人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追逐者肯定是雄性，而逃走的总是雌性。不久，当追不上的时候，雄性累了想休息，这时雌性反而将尾部凑过来，作出让它再追的暗示。说到这里，文雅的五代女士脸上多少流露出一不高兴的神情。

这姑且不论，我严肃地认为，现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如男人与雄狗、雄兔及其他雄性

动物系列之间的关系密切。当然，不用说，女人与雌狗、雌鼯鼠之类雌性系列动物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曾写到男女之间完全不同，外表、生理自不用说，即使兴趣、嗜好以至感受也全都有不一样的内容，一位朋友立即反驳道：“哪儿有那样的事情？女人中也有和我们男人意见相同的。”并特意剪了一些女性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

那些文章写的全是“和结婚相比，我更愿意工作”啦，“女人应该更加独立自主的生活”啦等等，总之，无非都是批评那些认为女性的心胸狭窄，以及贬低女权主义的作品。

的确如那位朋友所说，作为男子汉的我也颇有同感。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写这些文章的人，无论哪一位，称为评论家也好、叫做文化人也好，总之都是女性中智能最高的、所谓的杰出人物。究竟这些人的意见能代表一般女性的心情吗？想到这里，我总觉得有些可疑。

当然，在这里撰文的都是有知识的人，想法与一般人多少有一定距离也是自然的。男人之间因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也会有兴趣和嗜好的差异。但我认为，在生存方式和人生目的这一点上，男性的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没有很大差别。

我觉得这一点上，女性中的所谓文化人与一般女性的感受相差很远，对于结婚、恋爱的看法、对工作的态度等，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比如，即使你对她们说：“为了妇女独立自主，

与其结婚，还不如自由无拘束地同居好。”大多数女性会欣然允诺并忠实地付诸实行吗？

遇到这样言辞豪壮的文章，我真怀疑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否出自真心，说不定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讲这样的话更显得冠冕堂皇才讲的吧。这样想，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是说实话，她们的这种意见听听是可以的，然而，让一般的女性接受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觉得，女性中这些用男性化思维来发表言论的所谓文化人，在女性中只是一小部分，并不能表达出所有妇女的心情。

现在的日本，男女平等已在生活和法律等方面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只是在文化方面，男人却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男人认为好的，认为优秀的东西，就能被认可，而那些对此不理解的女性们则被认为是低级的。

鉴于历史的原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在我心中不由涌出这样一种想法，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的，难道不正是沾染了男性文化，甚至一味地融化于男性文化的女文人吗？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些女文人不正是最蔑视女性的人吗？！~~在所有的女文人中间~~我觉得只有一个人敢于直率地、忠实地表达一般妇女的心声，这就是声明“即使到了40岁，我仍想结婚”的上坂冬子女士。不过这个人的讲话方式又过于直截了当了，反而使我不免有些难为情。

讲这些女评论家的坏话，就此一回，因为讲过之后将招致的批评是很可怕的，所以就讲到这个程度为止吧！

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对这些女评论家喜欢不起来，是因为她们把自己所属的女性性别总看成是低下的、不值一提的东西。

例如：当你说“女人，有时不是用脑子而是靠生理本能来考虑问题和行动”时，她们会异口同声地反驳说：“绝没有那种事情，健全的女人不是靠生理本能，而是用大脑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认为靠生理本能思考问题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不过，我仅仅是就女性的一般倾向而说这番话的，即便她们靠生理本能思考问题和行动也并非就是不好，或者低级，我无非是直率地讲了作为男人的感受，可她们何以要那样柳眉倒竖呢？

为什么她们堂而皇之自豪地说：“是的，我们不单和你们一样用大脑，同时还能靠生理本能来思考问题和行动，我们有两种方式，较之你们不是更高一筹吗？”

想来，这不正是那些女文人所谓靠生理本能来行动是低级的，而用大脑思考问题是高级的证据吗？换言之，这不正是她们平时坚信男人的思考方式是高级的，女人的思考方式是低级的结果吗？

像前面已说过的那样，当今世界的文化主流是男性式的格局，因此，所有男人式的思考方式都被